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 秣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

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

數奏故尚書云

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

曰表三曰奏劾

駢政事曰奏四曰駢推覆平論

有異事進之曰

駢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

此五事至漢魏

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

表進諸侯稱上

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祜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表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

全將作大匠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

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

安國曰旁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國

非一方也

漢書紀述曰世宗

疇咨熙載群士響臻若時登庸又曰有

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陛下

察知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警響之應声也

陛陛

睿聖纂承基緒

陛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祖紀述

謙日昃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惟岳降

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惟嶽降

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

卓蹠絕異也 初涉藝文升堂觀與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

西南隅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

合思若有神人者性含于道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

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

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謂子西曰大闔

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

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

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程

抗舉也 論語子曰傲世賤物上之執也 廣雅曰鷙鳥累百

不如一鷙 文記趙簡子曰鷙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論語子曰赤也

東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 言又曰必有可觀 飛辯騁辭溢

氣至涌 空涌貌也 解疑釋 結臨敵有餘 七略曰解紛釋

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 文曰詭責也 終軍欲以長纓牽

致勁越 漢書曰南越與漢 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 詠其王

王而致之闕下說文 弱冠 慷慨前代美之 說文曰慷慨壯

賈誼終軍皆年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

與為北 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

為軍謀祭酒與陳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李陵詩曰策

林阮瑀等典記室

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

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折翳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廣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物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帝室皇居

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堂技者之所貪楚辭曰宮

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飛兔驪鬃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淮南子曰足蹠陽阿之舞

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驪鬃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臣等

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

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必無可觀采臣

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

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今天下

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畢故

行與田邑書曰忠臣立然待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

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謂以恩

記豫讓曰以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

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總乎聖聽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

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若有作

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

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後主襲位亮上疏

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龍馭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

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官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

軍伺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性行淑均曉暢

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曰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

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

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士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

歎息痛恨於相靈也相靈後漢二帝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

長史又曰蔣琬遷願陛下親之王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苟全

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

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由是感激遂許

顧處劉歆七略詩口結構野草起室廬

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

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

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

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效忠貞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

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

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

休曰境埔不生五穀曰不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

三軍北定中原爾雅曰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也謂馬遲鈍

者也毛萇詩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

傳曰攘除也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蜀志

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矣陛下亦宜自謀以咨

諏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

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臣不勝受恩

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值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論語子曰出入則事公卿入

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

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

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

臣也

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不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

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君無虛授

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

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

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口

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

口譬若尸矣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左氏傳曰日號仲虢叔王季之

穆恒

為王卿士勲在盟府一孫卿也

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

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今臣蒙

國重恩三世于今矣

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

也孝經鈞命決曰明

沐浴而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

論語子

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王

身被輕煖口厭百味

神契曰

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

鄭玄禮記注曰退

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爾雅

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已之譏

毛詩彼已之譏是以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禮

曰士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

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

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

顧西尚有違命之

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

雅爾

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陸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

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尚書曰啓

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尚書曰啓

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今

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在夷徐奄今

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假周之

喻魏之先主也臣瓚漢書注曰統摠覽也毛詩序曰簡良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禮泉涌簡良

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心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釋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然而高鳥

曰江漢之濟王命邵虎人曰祈父子王之瓜牙然而高鳥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昔耿弁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吳蜀二主也東觀漢記曰耿弁討張步陳俊謂弁曰虜兵盛可

君父也且東觀漢記曰耿弁討張步陳俊謂弁曰虜兵盛可

牛驪酒待百官反以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故車右伏劍於

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弁古舍切故車右伏劍於

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

長兵未接子何勝一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

之昔王田於園左戰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心

曰為其鳴吾君也一土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

死車右曰吾不見一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

死有之乎齊王曰一月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

左轂之下哉車右曰一月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

文選卷之二十一

遂刎頸而死是日也人引甲而退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

死哉誠念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

尸子曰禹興利除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

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

年使越欲得長纒占其王羈致北關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爾雅曰占隱也

郭璞曰此二臣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鬱結欲逞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

滅臣無以家為漢文十四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

也趙岐孟子子章指人曰憂國忘家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

遑味者伏以二方木剋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

席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

天即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史記曰王翦宿將之習戰也將始皇師之竊

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

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

錐刀小用蒙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

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必乘危躡險騁

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車乘突刃觸鋒為士卒先漢書

伍被曰大將軍當雖未能禽權臧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

醜類鄭玄毛詩箋曰醜所獲之左耳必效須臾之捷以滅

終身之愧杜預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

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懸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

而名不稱世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

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閑

牢閑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漢書五音曰失行流聞魏

戰於石亭敗績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

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臣昔從先武皇

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

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

岸尤更迅猛漢書墩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

故曰玄黑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

變化而取勝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曰

而制行兵因志欲自效於明時立一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

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

殉國家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

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

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臣聞明主使

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

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龍聚鄭

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殺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一敗比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絕纓盜馬之臣救鬱趙以濟其難楚莊王所亡盡復于魯賜群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止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權也群臣纓皆絕盡權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改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深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玉弃世也魏志曰任

城曰王彰薨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壘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功歌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而戰國策楚客謂春甲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屈厄久君獨無意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伐魏淳于髡謂使僕為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魏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魏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騏驥一日而千里也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

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怛夫臨博而企竦聞

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也六著

竦猶立也說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

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

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

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

若雖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

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

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借十

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

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

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何况魏魏大魏多士之廟

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

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名成

還與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

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

謂骨肉之哀此之莫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

日月謝承後漢書曰揚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

也如日月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生之君

主不以人廢言也濟曰冒覆也醜謂媒銜也笑謂笑其所為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

求通親親表一首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惟堯則之論語也故能大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駿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祖安國曰能明駿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言化九族而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文王以禮接其妻至至於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天子穆穆又曰

來雍雍又曰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室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宗

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誠骨

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

雅曰爽親親之義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未有義而後

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親者伏惟

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放體文王翼翼之仁

此文王小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

繁興九親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

作四五番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

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上力日新

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

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

謝承後漢書曰相礮鄙營氣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求絕吉

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

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胡越在南方今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

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天也崔駰達

官曰攀台然天寔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諸王常有

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一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

雲沛然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

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

無膏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

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

上疏曰以錐刀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

服傅子曰侍解朱組佩青紱朱組紱已見自試表注漢書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

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

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出從華蓋入

侍輦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承荅聖

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

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

也賓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下思

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終懷蓼莪罔

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

勝聞樂声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歎思者不可為

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傾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

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

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

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

燕惠王王信諾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復而天為之降

霜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

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

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

然南遊於越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

日否隔也尚書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

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子之歎毛詩栢舟母也天

只不諒人也又谷風曰諒信也毋也天也尚伊尹取其君不

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孟子曰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

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

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尚書曰百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悽慎也寔懷鶴

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人鄧樊冒勃蘇冀

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明神

讓開府表

羊叔子

山陰餘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

但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

社也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為沐浴而

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也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

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常以智

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中謝裴

日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臣聞占人之言德未為眾所

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

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

不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杜同產姊誠

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猶

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

之以身誤陛下厚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

呂相曰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願闔守陋

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問左氏傳齊侯遇

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

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

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

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

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雖側席求賢不遺幽

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傳說舉於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

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

以漁釣好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

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將為朝累

不以為愧已殃身矣此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恭文武

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湖府臣所見雖

稜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

少有高行為僕射年光祿大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

老遜位拜光祿大夫

感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章昭然臣等不能推有德

禮憂者側席而坐

說築傳巖之野孟子曰

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傳說舉於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

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

以漁釣好

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將為朝累

不以為愧已殃身矣此

文武謂車騎及湖府

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

將軍微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黎身脩德老子曰少私

寡欲論語曰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

和而不同

亂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

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

華髮以禮始終謂公家之事也新序周丘印曰士之華髮

墮領而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

後用耳

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

君已見上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求自試表

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

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

今道路未通方隅

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也

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

冒拜表惟陛下

漢書李陵謂蘇武

曰人生如朝露慨當以慷憂思難

忘何以解憂唯有杜

康

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世

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

聞消憂者莫若酒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

吟至今帶古詩曰馳車整中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相呼而食以興喜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

蕭也

由憂之不可絕也說文越陌度阡在

日掇拾取也猪劣切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文選卷二十二

一

五

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

將軍微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黎身脩德老子曰少私

寡欲論語曰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

和而不同

亂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

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

華髮以禮始終謂公家之事也新序周丘印曰士之華髮

墮領而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

後用耳

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

君已見上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求自試表

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

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

今道路未通方隅

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也

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

冒拜表惟陛下

漢書李陵謂蘇武

曰人生如朝露慨當以慷憂思難

忘何以解憂唯有杜

康

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世

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

聞消憂者莫若酒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

吟至今帶古詩曰馳車整中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相呼而食以興喜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

蕭也

由憂之不可絕也說文越陌度阡在

日掇拾取也猪劣切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念舊恩月明星希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所依託也無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

高明主不獸人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
故能成其衆 天子之位七年成王
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武
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
一沫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天下歸心之
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 五言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此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 春秋

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大原

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 樹木何蕭瑟北

風聲正悲能能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

霏霏 毛詩曰雨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呂氏春秋曰天

也 我心何悌鬱思欲一東歸 楚辭曰悌鬱兮不陳水深橋

谷求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二一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
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子血膏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官門以明孟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子孔

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因執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矜憐也 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

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 賈逵國語注曰 過蒙拔擢寵命

優渥 毛詩曰既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周易曰初九以剝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駁曰臨淵羅而自墮子恐人

命危殘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臣無祖母無以至今

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母孫一人更相為

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

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

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

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

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臣生

當墮者死當結草墮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

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吾死嫁之及困曰以殉顆嫁

之日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

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翟青曰

謝平原內史表魏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

陸士衡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 今月九日

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

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

說韓信曰敵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立園耿介之秀尚

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立園道德彌明必有東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

不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擢自群萃隨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沛尚書曰無遠弗届擢自群萃

累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同麀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

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

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十繼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服

晉令曰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

冕乘軒仰齒貴游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

氏以三德教國子凡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

重山岳義足灰沒葛龔讓用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遭國

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周易曰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見在陷誣臣與眾人

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始始王倫篡位幽執

罔罔當為誅始司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

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

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

先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岐

崎一作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片言隻字不

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

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葛爾之

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葛爾之國杜預曰葛小貌

生尚不足矣左傳子產曰諺云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

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

在宗廟朝廷便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

便言惟謹爾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之口慎子曰臣

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

傳歲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黑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

大之譽日經聖聽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

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

愷悌之宥陛下謂成也毛詩曰愷悌也迴霜收電使不隕

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苟悅曰曰小蓋曰人主威越如雷復得扶

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孟嘗君道中懷金拖紫退就散

輩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感恩惟咎五情震

中謝也毛詩

色有上草人有九情踟天

地若無所容

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踟

公不自責似若無所容踟音局

史記曰魏不悟日月之明

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瘞

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

雲雨之渥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鄧騰上疏曰被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則塵洗天波

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狠辱大命顯授符虎

漢書

曰初與郡守為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

銅虎符竹使符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

與翔鴻撫翼

手逐秦撫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

翼俱起

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

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使召敞位免為庶人數月

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

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

公車上書天子引故見拜為黃州刺史敬起士命復奉使

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

組朱軒並方臣所荷未足為泰山臣蒙垢含羞所宜忝

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夫之萌復非臣毀宗夷族所能

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

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關瞻

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

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甲胄曰昔楚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

劉越石畢對使考疏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軍事領護軍匈奴中

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持節侍中都督冀州

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監大將軍渤海公臣禪頓首

死罪上書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臣聞天生烝人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曰文公曰天生

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曰師曠曰天生人而

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鈞命曰決曰天有顧盼之義

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知天地不可

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

申天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

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

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公誅曰

仰瞻遐風重輝冠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

法明周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

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温人今上受禪追上

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王

鄭玄曰天之命又附著於汝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王

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景文四聖

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惠澤佐於有虞卜年過於周

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

帝即位改元康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帝作號宸極失御登遐醜

齋王隱晉書懷紀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

登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山傳曰君若贅旒猶綴也何休

持東顧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上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

西爾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

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

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鄭玄尚書緯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親

注曰甄表也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以道也孟子

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

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

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四海想中興之美

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

群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

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其悔禍于許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傳

富辰曰人未忘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

曜寇敢肆八羊陵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

書曰肆予敢求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爾天邑商

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

傳暢諸公明曰葛蕃傳機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神器流

離再辱荒迎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

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雅曰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

在食土之土七含氣之類左傳羊尹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

願得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

已死吾將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也

惺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車于遂步鼎司謂承問震

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莊舉哀朔垂上下泣血

謝承後漢書胡毋班女曰董臣現臣殫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

也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或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

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或

啓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相公至今賴之晉有里

殷憂啓聖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左傳曰初

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

子糾相公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自莒先入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驪姬為夫人夫人諸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諸二公子公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

禍而相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社稷靡安必將

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有以扶其危定傾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記

更民曰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元帝也

黔首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說神契曰十世升平應命

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應命

代之期紹千載之運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相子新論

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得見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漢記

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漢記

群臣上奏世祖曰符中興之兆圖讖垂與自京畿墮喪允

瑞之應昭然著聞矣

服前魏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

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天下昭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

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天下昭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

喪其樂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傳曰

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

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社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

王嬖愛襄姁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陛下撫寧

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上下

江左奄有舊吳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

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

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

序天下一之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

也是謂入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

踵尚書曰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百揆時序於上四

門穆穆於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昔少康之隆夏訓以

為美談左氏傳伍負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緒

以為休詠毛詩序曰庶民尹吉甫美宣況茂勳格于皇天

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

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且宣皇之胤

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

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與二

何暇有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

在乎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是

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外異言左傳叔

無異親民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無異望矣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

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

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天地之際

既交華裔之情允洽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

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

接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

乎同列者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蓋以百數日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不謀而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

五百里荒服也王郊下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莫邪而羅者萬計矣趣昧死以上尊號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陛

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

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黨人主惟社稷固爾讒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

又曰溥天之下漢書霍義曰天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揚之秀稊與神

人獲安無不幸其尚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甚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

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

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昔特陋不修其城郭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

叔回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覲

會觀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猶也說文曰窺小視也齊人波蕩又曰觀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傳戲亂齊人

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

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
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求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
無所陛下雖欲遠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齊侯逡巡
繫心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
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
呂卻之謀欲立子國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
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晉與
余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詐晉平晉侯使卻乞告
瑕呂飴甥且召之曰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
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申兵益
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
四境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
之內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曰前代之懿也文帝策命孫權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深謀遠慮出自曾懷論曰
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觀人神關
道不及嚮時之士也

泰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

使呂相絕秦曰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

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

史右司馬臣温嶠王隱晉書曰温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

年琨使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臣

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

臣祭劭晉百官名曰祭劭字茂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

百官名曰郭穆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字景通没胡中

文選卷第三十七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柏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彦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為蕭揚州薦士表

為褚泰讓代兄婚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孫盛晉陽春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一晉陽春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

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祀武王入殷而建宋

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

命漢書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宋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

春秋征伐則晉

脩虞祀燕祭齊廟

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

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脩齊之宗廟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與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

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論語曰繼絕世柔服昔漢高

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詔曰秦

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餘

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

與他事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項

羽東城漢王為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發喪哭臨而去

恩與其敗且暴與疾顛禮之若舊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

豈其苗裔邪何其與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王

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

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

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岷嶓折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京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

與相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雖三五滅國繼絕世

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

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

石典牧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日葉流根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揚喬曰臣伏念二千

千里鴉恤功愛子及室取我子無毀我室毛詩曰鴉鴉鴉鴉既故天稱罔極之恩

聖有綢繆之惠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繡戶追惟吳偽武

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遭漢室之弱

值亂臣之疆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

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

壘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

氣舉軍驚怪莫敢及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細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栢王

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才武弱冠承業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栢王招百越之

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茂從百越之兵以佐西

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

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大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

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

園陵殘於薪采為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

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

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

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

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坐龍求以為

常

讓中書令表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何法盛晉書穎川人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

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

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

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

子以就有道孔安國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

垂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

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法為皇太子如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遂階

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孟子曰滄浪之水清

已見上求頻繁省闈出總六軍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

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

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

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登遐已見

上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

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宰輔賢明

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往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

以至公行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

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春秋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老子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

私已見上求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

后黨安進婚族危何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

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閔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婭臣歷觀庶姓在

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

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事有不允

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
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
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閨之內矣此皆
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
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
門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音外搃兵權
塞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服肱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
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
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雖陛下二相明其愚
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
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

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
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之鄭玄曰非門到
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
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
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般鑿量已
知弊毛詩曰般鑿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侮是以恹恹屢陳
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
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平原內史表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
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
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願陛下垂天地之鑒
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彦表

汝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彦巴西人
誰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
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
相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相温字元子譙國人
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道喪時昏則

忠貞之義彰

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
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情貞

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
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

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
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欲以其辱行慢我吾

羞見之因自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

國語曰晉武
公伐翼殺哀

侯止樂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
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

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

競

魏書文帝曰樹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應符已見上文
德垂聲榮化篤俗

聖王御世河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

龍負卷舒圖

見吳都兔置絕響於山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毛詩曰肅肅
兔置施于中

林鄭玄曰兔置之人恭恭敬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斯有識之

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
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

雅之人不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何法盛晉書曰孝宗
穆帝諱聃字彭子康

帝崩乃臣昔奉役有專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何法盛
晉書曰

李勢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訪諸故
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老搜楊潛逸庶武羅於拜涎之墟想王蠋蜀音於亡齊之境

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能
髡龍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拜于田以

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討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文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

貞固 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澠其泥而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

顛沛之艱 謝平原內史表見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遷喬已見劉琨周道

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父驥驥子壽辟命皆不露已見上求自試表

而能抗節王玄誓不降辱周歌曰

論語子曰不杜門絕跡不面偽徒進

免龍其勝亡身之禍 師及祭酒甲綬安市人高暉曰吾受漢安

無薛方說對之譏 漢書曰王莽既篡

避而入商洛深山居志廉翻夢人謂已口

商洛管寧之默 遼海漢書曰園公綺

方之於秀始無以馮

于今西土以為美談

夫旌德禮

賢化道之所先崇主

不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

我聲弗聞

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遊

豕當路遺黎偷薄望

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

滋移義益宜振起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昂

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加璧安車以蓋即位使使者東帛足以鎮靜頽風軌

訓囂俗魏文帝令曰當年風頽於道薄於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

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

道鸞晉陽秋曰栢玄僭位仲文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詔曰滄流之水無

驚颺拂顛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何者勢弱

則受制於巨力質似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

寔所敢喻昔栢玄之世誠後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

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

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粟有陽拂衣高謝

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傳

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

各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

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

貸馬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臣佇一戮於微命申三

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

以繫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于時皇輿否隔天

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唯力是視已是以徇俛從事

是是以徇俛從事

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無僇俛求之曰氏春秋曰任天
無屬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

表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臣亦胡顏之

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子心乞解所職待罪私門已見

上庚元規讓中書令表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

之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

其界本西得梁州之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溯回從加以

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計靖與曹公書曰秦伐木通德

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宋懿伐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

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簋空列觀宇之

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廬里蕭條雞

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感舊永懷痛心在

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

日北邱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

陽陵邛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邛之南則惠帝

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

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

日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既開翦荆棘善脩毀

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剪職司既備蕃衛如舊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為前將軍

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

延拜京兆尹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慎終追遠民德歸

厚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皆德之休明沒

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

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書曰高祖潛謀臣內竭謀

猷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密勿軍國

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約

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納

于百揆毛詩曰匪大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

猷是經惟邇言是聽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

撓于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哀

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切切為諸葛亮主簿故榮哀既

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手其生也榮其臣伏思尋自

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

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外虞

既殷內難亦存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

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

日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

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璋珎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

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扶危慮惟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

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

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際事隔於皇朝功隱

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深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

紀可以遠矣又晉子犯曰若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

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

齊已見曹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

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求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

士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太資所及求秩於善人論

日周有大資善人是富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

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

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彦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毋立儉表曰禹高之朝不畜庸才東觀

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

之慈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

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世祖武皇帝情等

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暕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

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書王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

疾大漸惟幾毛詩曰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愚夫

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類故曰自見之謂明

一至偏識量已劉勰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

庾元規表曰仰覽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

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

王几道雖嗣君弃常獲罪宣德嗣君謂君鬱林王也為宣揚末命

弃常而妖典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王室不造職臣之由

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

已見王仲宣贈女叔良詩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

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

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

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

陵土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

猶在並戚左氏傳晉穆羸曰今君雖終言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謂藹林猗履顛蹟也孫盛晉陽

之日致意尊公家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庭誰敢執其咎將

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

泣血待旦左傳楚遠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容復徼

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于祿

表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相上

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彥表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

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

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且虛飾寵章委

成樂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臣知不愜物誰

謂宜但命輕鴻毛青重山岳戰國策唐睢謂楚王曰國權

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存沒同歸

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

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歸于治辭一

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也辭一

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位累朝經也家語

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

賞同于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相公一匡天下左傳光宅

近甸奄有全邦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

淮南王上書曰時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

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求昌之丹慊

獲申鉅平羊祜永昌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

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

吾進退豈不綽綽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

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臣謹誠惶誠恐

為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

為八友又與雲住廩相近更增親密及

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

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

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臣雲言被出回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

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去系門凡流輪翻無取張載贈棗子琰詩曰輶

謝中庸退斷恐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

固嘗鑽厲古小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

日遺子黃全滿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雕蟲

上書曰臣湖學書負書燕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

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躡屩脚齊楚徒知貧賤

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屩齊楚徒知貧賤

史記曰虞卿躡躠擔簞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也韓

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

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

往而不得吾貧賤乎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

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

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

持斧作牧以意以興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

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

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

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

茲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

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群盜

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西書牘背示

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

也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

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

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也

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如其誠說亦以過年亂離斯瘼欲以

壽百歲中壽八十

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閉門荒郊再離寒暑

毛詩曰載兼以東臯數亩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臯之

離寒暑朝夕已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

見江賦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

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

真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

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琴漢書曰楊惲素貧祿微賜

金而歡同娛老已賜金娛老謂踈廣也折芟燔枯此焉自足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芟而一坐以陛下

蒲薦肉瓢瓢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

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

今天子接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於亳三

千歲之統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於亳三

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

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

侯臣費等離心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

德泥首在願輿棺未毀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關

陸機締構草昧敢叨天功鄭玄曰草創也味爽也左氏

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獄訟謳歌示同民志獄訟謳

劉越石表而隆器大名一朝摠集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

惟名與器不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

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

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也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

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須講書

祐曰不取疑又曰初上學長安南陽六人賢者往來長安為

公費給諸俯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

芥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陸機

誅曰遷史部尚書才長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外錄曰

咸若特惟帝其難之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

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

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

故天下言拔士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晉鑿齒襄陽舊傳

者咸稱許郭拔士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晉鑿齒襄陽舊傳

好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

國策曰淳于皃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

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

發顧無足算

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遷尚書

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齊季陵遲官方清亂

毛詩序曰禮義

然清亂 鳩都不綱西園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

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

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

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 金章有盈晉之談華貂深不足

之歎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論語子

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淮南 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

附蟬之飾空成寵音董巴典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 求之

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 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

大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 或制

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

若一敵國矣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

封漢廣平侯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崩惟安帝宣承大

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鄂千秋

日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

列侯食邑平陽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栢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

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栢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

九江朱文剛窮極師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道賜榮爵關內侯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

祠侯頗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

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爵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雖小人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

衣諸生耳董仲舒仕不遇賦曰苦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

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晉中興書曰范汪

安步以仕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字玄平善言玄理

為吏部郎徒吏部尚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

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

敬禱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連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

元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少連所富者義所乏者

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宦東朝謝病下邑王僧

氏譜曰少連大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

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豕司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

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

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揚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

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

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

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營

崩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弃樵枿儻平生之言

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

素志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

假不容詰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暹光

達武初有詔舉之始安王暹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儒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求逸古氏春秋曰賢主勞於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

伏惟陛下道隱流績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

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絕而前梳所以蔽

明也難統塞耳所以掩聰也統古兗字統占績字音義並

同莊子曰聖人治天六飛同塵五嶽讓高世漢書爰益謂文

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責育之勇

不及陛下陛下至代即西乞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丹夫

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白駒空

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相元子薦謙元彥表毛詩曰振猶

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

身待時而動鷓冠子曰伊尹酒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

太公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賢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漢孝文帝駕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

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味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大禹治天下

見五聲聽治九工已寢議廟堂借聽輿卓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

於廟堂養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與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卓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

倖路絕宣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

日祖約清談平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大冲詠史詩

英後沈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俊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

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王筠為憲碑亦云

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

祥第覽覽生導道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

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俊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

庾冰疏曰臣因循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

家寵冠冕當世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

張錡狀曰錡質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叔寶理遣之

迫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談彥輔名教之樂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叔寶理遣之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

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

教中自有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

地何為乃爾

時人為之語曰後居無塵雜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

進領袖有裴秀

賓漢書曰班彪之弟與兄嗣共遊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機

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室

邇人曠物踈道親毛詩曰其室則邇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

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乎勢養素立園台階虛位見謝宣

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孟丁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

遠送孔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庠陶字則三代共之曹植求親

親表曰執政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書曰荀顛

不廢於公朝魏太尉或之筆小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

字景倩穎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筆小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

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素侃亦曜卿之

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丁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

司徒邵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

師咸歎曰是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僧孺年三十五

復為李公矣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人

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屬文梁典除鎮軍記室

精遷蘭陵大既筆耕以為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

守卒於諮議家貧為官傭寫書

投筆歎曰丈夫獨一小効傳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傭

久筆耕乎東觀漢記曰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傭

書以供養吳志曰明剛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

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機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機

而口辯持論過室

見謝宣

孟丁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

書曰荀顛

魏太尉或之筆小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

近見素侃亦曜卿之

子堅漢中南鄭人

來學京

年三十五

東海人

字僧孺

東海人

字僧孺

東海人

字僧孺

東海人

字僧孺

東海人

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豈直馳

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實攸舉孝廉為即世

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

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

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

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

日此明帝頭節陵中策文驗校 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

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

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謹言彷彿對

衷曰質 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書曰大王夷王天球

問也 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

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誠言以人廢而才

實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解朝曰

特宜器臨 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周世資

為褚諮議秦讓代兄龍封表蕭子頤齊書曰褚秦

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賈子霽詔許

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

略不同疑是葉

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日許臣兄賈所請以臣襲封

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士宇臣賈世載承家允膺長

德蕭子頤齊書曰褚淵長子賈字恭先官歷散騎常侍上

昭曰載成也易曰聞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而深鑒

止足脫屣千乘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 遂乃遠謬推

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

以國讓仁孰大焉

夫難奪守以勿貳音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

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

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

移書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

病今翁移臣又曰丁緝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

於弟成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

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

絕父不滅之墓可謂知乎馮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且先臣

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六曰別

宗是宗稟承在昔理絕終天天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

子也曰潛壙既掩靡終天幽壤漆岳哀求永惟情事觸目崩

隕若使賁高王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

對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季札

臧夫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

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

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大司馬孔父而屢殤公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

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

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庚元規表不然投身草澤苟

遂愚誠爾謝承後漢書曰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之太宰碑表

任彦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

日雀鼠雖愚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非

猶知微烈

千人誦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而藏諸名山則

立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府之延閣則

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考武皇帝初丞相公孫弘廣開獻

祕書之府又曰尚錄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

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素王之道紀於

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

有孔子舊廟漢魏以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

來列七碑二碑無字而老於西河之上使尊主之

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間

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

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故

精意孝啓必窮錫勒之盛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

州國曰陰令劉喜魏特筆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

曰寔本蔡甚為立碑刻於然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

乃公伊尹廣回也典引故太宰賈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

亡則義形社稷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曰丞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有主亡與亡如淳曰嚴天配

帝則周公其人孝經子曰尊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祀天宋祀大王於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

無有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

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大大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

先教數五教莊寬又曰若天一言一仁行盛德之風孟子曰

善言見一善行若吹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
日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也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道非兼濟事止

樂善亦無得而稱焉
漢記曰上嘗問士求平王蒼曰在家何
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
論語人之云亡忽

移歲序
詩曰人之云亡忽
日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一
稱焉

之嫌子良而周公
有居攝之情由子
良有代宗之議故假

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鴝鴞周公
有代宗議憂懼不敢

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鴝鴞
何巢曰西方之人皆

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
曰樹吾墓標六府臣

僚三藩士女
蕭子頭齊書曰子良為
將軍護軍將軍斯謂

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人
蓄油素家懷
史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

油素已見吳都賦為龍與梁相
瞻彼景山徒然望慕
景山謂瑯

也毛詩曰涉彼景山劉楨贈五
昔晉氏初禁立碑
諸葬者

不得作祠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
既泯故首冒嚴科

堂碑石獸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
既泯故首冒嚴科

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
陳留志曰阮略字德

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立
碑時官制嚴峻自

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
已遂共冒禁樹碑

均之外傳如仁微管並見上
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執即

為成規
諸淵碑即王掄所制蕭子頭齊書曰豫章文獻王

託沈約及孔
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

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

曰秦攻齊今日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

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臣里閭孤賤才無

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

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

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

賓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孤突曰策

策乃辟慮先犬馬厚恩

不荅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

清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

而命短妾之天而弊惟毀蓋未辱螻蟻桓記仲尼曰吾聞

反先犬馬死矣

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

臣願得式黃泉薄蟻蟻延叔堅戰國策

填黃泉為王作珠襦玉匣遠飾幽泉西京雜記曰漢帝及

王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鍍為下弘獎名教不隔

交龍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士匣

微物使臣得駁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

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

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

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秋風王駿

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

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以

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

下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中宗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奏答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

斯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
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
者祇爲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
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
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後二世具斯五
刑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心谷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使人間要由王
史記曰戎王
史記曰戎王
史記曰戎王

奚於宛百里
史記曰戎王
史記曰戎王
史記曰戎王

欲重贖之
史記曰戎王
史記曰戎王
史記曰戎王

孫支於晉
史記曰戎王
史記曰戎王
史記曰戎王

哉杜預曰公也支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

十遂霸西戎文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孝公用商鞅

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史記曰獻公立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

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

致祥諸侯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衛鞅

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剛切惠甯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印五剛切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

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

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也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

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

謂其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便其茂伐宜陽拔之

然通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

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

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

之壤成臯縣名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昭王得范雎

廢穰侯逐華陽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

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華戎為華

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上

乃免相國逐華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成帝業春秋

陽君關外圖曰光閭害蠶食天下高誘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疎士而

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崑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

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

寶皆無足而一致墨子曰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

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名歐治子干將作鐵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鑿徒

切之鼓孫卿曰織離蒲稍皆馬名鄭此數寶者秦不生一

烏而陛下悅記注曰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

馬馱馱馱啼不實外廐周書曰正此以馱馱江南金錫不

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

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

於元珠之簪宛珠飾簪以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

善以別之俗雅化謂閑雅而吐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

側也變化而能隨俗也士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

快耳者員秦之聲也說文八曰甕以瓶也於頁切說文曰鄭

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

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蕭韶又曰周樂伐時今

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

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

意當則適觀而已矣高誘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

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

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

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效無敵也今乃奔黔首以資

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

而不敢西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齋盜糧者也戰

策范睢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

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

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

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

臣聞秦倚曲臺之官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

懸衡天下子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

一羣也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

連從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曰陳勝字涉陽

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勝為王號為

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

徐廣曰戎地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

伏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

千里不絕鄭玄禮記注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

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六

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人割

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思而追怨惠帝與

呂后漢書曰文帝閱濟北逆亂自城盡封悼惠王諸子列

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問為齊王惠為濟

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

南王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

也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史以二郡王之章失職

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

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與居誅三淮南之

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陵齊北縣居誅三淮南之

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干念其父見遷殺

安為淮南王傲為衡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

漢也如淳謂四國但有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

子來也如淳謂四國但有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

不專救漢如淳謂四國但有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

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

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

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

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

南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

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

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

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

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

以禦於趙如錯亂其辭自以此吳不得深陽惡指臣聞蛟龍

驥者奮翼則浮雲出流霧工剛成焦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

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砥同底砥也戰國策蘇秦說趙

王莽傳曰遊今臣盡智畢誠談之砥礪也無敢自進於前漢書

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

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肯同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居魯則故願大王無忽察聽

其至善曰劉瓛周易注曰其至至極也謂極言之曰其至至極也謂極言之曰

曰鶚大鵬也如淳曰鵞夫三武力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後分為

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不能止幽王之統患韋昭曰高帝

之士叢臺趙王之臺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

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狼虎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

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

栗未明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應劭

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牟齊王嘉其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

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揖早薨徙

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

王參淮陽王武後梁揖早薨徙

問所愛諱其肥盛晉書注以善為詳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
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
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

道死應劭曰一國有姦臣
女新垣平等勸王共反
子景帝也先
帝文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

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
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
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新垣過計於朝服虔
曰過

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
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
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兵

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
故不稽留也收敵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
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

其地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
家不可庶幾

得之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
連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
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
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曰
為君善曰畏畏其不

成也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
衛先
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
秦伐趙破長平

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
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大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

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夫情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

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王楚山

王人曰石也王別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李斯竭忠胡亥

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是以箕子陽狂接

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

曰鳳兮鳳兮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鳩夷善曰史記曰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

應劭曰取馬革鳩夷鳩夷檻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

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神不

相傾蓋如故文頴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

何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

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

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

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提其胷於期從之自剄徐廣

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夫

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

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

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抱梁柱而死不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曰圭

六城殆欲誅之亡人魏何則城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

秦雖有讒惡王更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

膳以珍奇之味也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而人說短於文侯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鼻引脚於宋宰相中山善

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臏者脫范雎摺

去人之曠也郭璞二蒼一册詰曰臏六膝善也

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一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

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

遂使人笞擊范雎折脇捐齒雎得出亡入秦為應侯廣雅

曰摺折也此二人者昔信必然之書捐朋黨之私挾孤獨

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

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

後入龍也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

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

於世無紹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

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故百里

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甯

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齊威飯

角疾歌鄒子說梁王曰竊戚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

之說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孫宋信子冉之計

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再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讒諛

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冷洲鳩曰衆

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是以秦用

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

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義

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故意合則胡越為

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當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

尚書曰周公位家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

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

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

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

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

諭疆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却冀芮畏偪悔

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還見之伯楚以呂却

之謀告公常昭曰寺人掌齊相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內袪袪也勃鞞字伯楚齊相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相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何

語子曰管仲相相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

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越王勾

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比渡淮東方諸侯畢賀

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

作亂越王乃賜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

種劔而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楚之

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二為相而不喜知於陵

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

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

出使者與其妻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

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

言士有功可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

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

情素贖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咎於上善曰於士所求

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曰曰由許由

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曰鞅謂田何况因萬乘

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立曰吠並同何况因萬乘

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

為大王道哉應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

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

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且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

其及高誘曰吳王偽如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

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

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

輪困離奇

張晏曰抵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抵音帶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困去倫切離奇

音衣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善曰繼謂服玩

之屬容謂雕飾社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諛則枯朽株樹功

而不忘

善曰談或為游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

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善曰伊尹管仲

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

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

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

善曰小雅曰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

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

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

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

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

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

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擲周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也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六韜曰文王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

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

秦信左

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

也今人主沈詭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

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

惟墻臣妾所見章制說文曰墻垣蔽使不羈之士與牛驥也然惟妾之所止墻臣之所居也同阜漢書音義曰阜食牛馬羈以木作如槽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棄其疏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蔬字

以私汚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子罕言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利利傷行也淮南子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關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

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賁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

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

卒然遇軼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駕

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

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

引後有楚狐父以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櫛駢馬

郊之曰洗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之威而况乎涉豐草騁

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

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

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

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明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

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

者也故鄙諺曰家累七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中之也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

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為農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鄰忌舜無

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

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

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上不絕三光之明下

不過百里善曰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尺之地以有天下禹

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

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孝忠臣不避

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
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
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
子曰齊東
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
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
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
安則慮危是石舉不陷也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
累十二傳棊加九鷄卵棊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

階而變所欲為易於反掌也善曰反掌言易也孟
子善曰武有天下猶
升也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敬無窮之極
安於泰山與日合符樂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

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
走越也元為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

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渙父曰人有畏景惡迹
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矣孫卿子曰以為渙濁梁欲人
以休景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義
或曰滄寒

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
呂氏

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愈不止去火則止矣

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養由基楚

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

射石發石中而揚葉之大加日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

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

有胎胎服度曰基納其基絕其以加禍何自来善曰自泰山之

雷力救切穿石殫極之統斷幹百灼曰統古綆字殫盡也極

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

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垂所轉

銖而至於石合而石稱丈量忽仁而寡失煩難治也法詩難

行也多求難瞻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易為智曲辯難為惠也徑

直六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一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

曰千丈之木始若葉足易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據其

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

龍磨也龍力公切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

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救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関善曰胡戎為難舉兵

郡有榆南距羌柝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

中縣

教祚都最大祚在洛六國乘信陵之籍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常摠五國却

切六國已見李斯書秦有地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

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利不同而民輕

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師顏

古曰脩恩義而南朝羗祚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計者

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

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些口於漢李奇曰譬猶蠅蚋之附

群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以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

觸也天下聞吳率失職也昭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

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漢晁錯也錯為是大王威加

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

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謂僻在東南夫漢奔二十

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

四方更輸錯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

府如溥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

獻之而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

行也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常昭

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池臺臨道上

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

給耳臣贊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

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莫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

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即蘇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善曰

絕其海道也地里志有魯國及東海即梁王飾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災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及齊王殺身以滅

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間也吳楚及堅守距三國不從後

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

曰膠東膠西濟北菑川趙囚節鄆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應劭

曰漢將關寄趙王於邯鄲與囚無今大王已去千里之

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張

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善曰弓高宿左右

服慶曰弓高侯韓親當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

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之願夫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

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秋考庶女告天振風襲

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

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於齊臺

淮南子曰廢女告大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大出許慎曰廢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

女利毋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餘自解故元告大司馬鹿莊子注曰襲入也

未嘗不廢流涕

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並於國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也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

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信而見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

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

而見疑患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方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

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

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

謂徒虛語乃今知之

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靈語

耳又曰臣始不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

卒從吏訊又曰憐焉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素帶之士

淮南子曰處僻之鄉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

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退不飾詩書以驚

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

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

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日者謬得升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明

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何嘗不局影凝嚴側

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身為禁者乎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竊慕大王之義

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

嘗昭君入秦昭王乃解昭君曰妾願得君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
 抵昭王辛姬求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
 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
 藏中取所獻白狐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
 出馳去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
 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
 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
 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大王思以息光顧以顏
 天下司馬遷書曰便得奏薄伎行大王思以息光顧以顏
 色鄭玄毛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息澤光耀被及已貫佩荆
 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
 軻拾瓦投毒太子令人奉盤金轉用抵盡後進軻曰非
 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何獨為報
 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而死而子何獨為報
 讐也豫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
 故國士報之我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之子路曰不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舍取太子聞之懼下
 石乞孟魘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
 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
 奔堀弔曰今於道秋毛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鄒陽上書自
 之端方分未得處一焉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鄒陽上書自
 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
 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歎固陋之遇也迹墜昭憲身限幽
 園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履影弔心酸鼻痛骨道詩曰顧瞻周
 執園固當為誅始幽履影弔心酸鼻痛骨道詩曰顧瞻周
 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麴下官聞虧名
 武曰今秦王反矣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為辱虧形次之厚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
 有遺李陵答蘇武書曰每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
 念至忽然亡生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
 左右無色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
 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沉陰

與法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

三日三夜泣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丹

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

子夏扶曰士無鄉曲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

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

衡曰谷口鄭子真耕於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

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

出左氏大義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

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關俱

啓丹冊並圖青史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

官記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詒

事未將盡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遠

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

即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

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

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

補淮陽醫士長後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

吏第婦公不過從元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彼之二子

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

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

臣之羞吏遷下室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至如

下官當何言哉僕尚何言哉如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接與之賢

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已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

西秦亦良可知也楚韓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變

名姓隱身不見趙或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不仕所居蓬蒿没人若使下

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

何曰甜墨翟之口燕丹子荆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

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事

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

朝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

夫悲歌慷慨方今聖曆欽明天

業青雲浮維榮光塞河尚書

伯臨洮上刀狄道北距飛狐

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

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

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

昭景飲醴而已楊雄數靈賦

飲醴謂景星所照也而下

園土教羅民鄭司一物之微

則憂可知矣仰惟大王少垂

首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

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

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

信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故於

仲連責新垣衍秦接與之賢

連謝終不肯受

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

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變

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不仕所居蓬蒿没人

若使下

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

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

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

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

下樂業尚書曰放勛欽明管子

中侯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

王退侯至于日昧榮光並出

伯臨洮上刀狄道北距飛狐

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

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

蓋在太原也莫不浸仁沐義

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

攢論語輔像曰帝率擇昭景

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

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

明白則梧丘之鬼不愧於沈

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

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

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傳云周敝行部不任肝膽之
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周鵠奔亭不任肝膽之
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一首

任昉集詔曰聊爲七
夕詩五韻殊未近誅

歌卿雖訥於言而辯
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彦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
曰迹行迹謂功績世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託情風什希

世罕工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

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
貴卿公認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作寧足以繼想

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溫詩

南風之時乎可以阜吾民之財乎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
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

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
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其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性與

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

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多幸莊
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之大聖知其解者是

旦暮之臣早奉龍潛與實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
曰以禮門用賦賈誼

升堂相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
人答賓戲曰泥蟠天飛

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惟君
見乃拜樂安借爲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

知臣於訥言之旨左氏傳君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
王文王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

不厭余取余求不汝在論謹輒率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
瑕也裴詭集有辯才論謹輒率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
幼蚩鄙已影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林賤曰
蚩鄙益著閣續上詩末曰勞者歌其事貴露
鄙臨啓慙慙女六切罔識所真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累至

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壹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大軍敗績壹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眇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眇音真忍切眇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卹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坐臣門緒不昌天道所

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王隱晉書述曰壺及二子

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相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而年世質遷孤裔淪塞廣雅曰質

也遂使碑表蕪滅立樹荒毀孤兔成尤童牧哀歌

相子新論曰雍

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感棘孤兔尤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

慨自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陛下弘宣教義非

求效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相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弘宣相業仲長子昌言曰

於百壹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子

曰周任有言曰陳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凡力就列不能者止

會加一等死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

有云柳下季壘五十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
步進採者罪死不赦
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啟蕭太傅固辭奪禮啟一首

劉塔染典曰助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若喪不知益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得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孝昇

昉啟近啟歸詠庶以詠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

泣血待旦左氏傳共知遠啟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君於

品庶示均鎔造日鵬鳥賦曰品庶每生君語篇干祿祈榮更

為自拔張論語曰于勸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口之所陳但正

關白於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此啟事追精切口不忍言故陳

昉往從未官祿不代耕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飢寒

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

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九為人膝下之權已同過隙

喪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几

筵之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

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鄭

其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

慕寂寥閔若覓若無主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傳感董繼毋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呂安

廉論曰易子之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尚書曰時則有
 聖不在多喻區宇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孟子曰
 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孟子曰
 兩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
 女謂于貢曰吾鄙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曰孝子不
 野人之僻陋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任崩迫之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啟

文選卷第三十九

程